

# REVUE TRIMENSUELLE DE L'ECOLE A. COMTE DE PEKIN

## 北京孔德學校旬刊

通信處 北京東安門北河沿北京孔德學校旬刊社

本期每份售銅子四枚

I, 10, 1925.

第十二期

星期四

### 過影

含清

雨止了，母親叫我到舅家去。

陣陣天風，吹送着無量淡墨色的行雲，在半空裏飄飄南下。但是一閃一閃的陽光，已經從雲縫裏透射出來，照耀得一坡禾稼，越發新綠。我提着傘兀自走着，不覺已到了S莊東首。

“上上上那里去？來來坐一會罷。”一個粗笨而懇切的聲音，突然自左方的籬下發出。抬頭看時，只見一個提着旱烟袋的農夫，站起來，對我這樣的招呼。他旁邊還坐着一位給小孩吃奶的婦人，也忙把衣襟掩起。雖然沒說話，却只深深的看着我。我同他應酬了幾句，便獨自走了。

“那是誰呀？”

“那那不是東莊裏他他哥麼！”

“喲，那就是他哥呀！你看已經長的這麼大了，這才幾年呵！他在咱莊念書的時候，天天打俺那門口走。咱莊後頭不是有個大灣嗎？他們就是愛在那裏洗澡，那怕先生……”

漸漸的聽不清楚了，又不好站在那里聽。不過她這輕輕一提，倏然在我的意識舞

台上，活現出一幕童年的趣劇。洗澡嗎？有趣極了，只要先生看不見，誰不得空便去。

是一個夏天的晚上，月亮已經掛在幽森的柳樹梢頭。辛哥剛吃了晚飯，就跑來邀我；我也不肯再吃了，推下飯碗，便跟他一塊兒走。——從家到書房，約有二里多路。這路是一條又高又寬的大堤，一旁住着許多人家，一旁栽着農行楊柳。我們在這條柳堤上，每天至少要走四個來回；因為除了早晨，上午及下午外，晚上還要

去“念燈書”。這就是要往菜油燈下念書去。

### 本期目錄

過影	含清
兒童作品三篇	祖光 克絢 桂新
覺悟者	陳定民
七月十五夜	閻季馨
個夢	錢秉穹
螢火蟲	李文瑛

本期附送本校滙案捐款報告一張

正在走着，辛哥忽然回過頭來，瞪着兩眼問我道：“夥計，咱去洗洗澡再上學罷？”原來我們的浴場——灣已經閃耀在眼前，似乎笑盈盈的等候這般小學生去同他玩呢。

“先生知道了，那怎麼辦？”我一聽說洗澡，就很高興；但是有點兒怕，所以這樣的反問他。

“管他呢！橫豎也不過挨一頓打，手心紅兩天。”

“打的也是怪痛呵！”

正在商量着，辛哥已經將上衣的鈕釦解開。上衣脫了，接着坐在草地上脫鞋，脫襪子。我似乎是在猶豫着，但是兩隻手也不知不覺的在解衣鈕了。

“喂！好涼快呀！快下來罷！”辛哥已經跳在水裡，笑嘻嘻的看着我呢。我泅水的本領不及他，沒有他那樣的勇氣，不過也從“水簸箕”間試探着揚了進去。

兩人水裏一邊玩着，嘴裏還不住的說東道西。正在玩的高興，猛聽見那邊輕輕的咳嗽了一聲，我們的注意，立刻轉到那邊去。

“喂！還洗麼？”又是一個很低微而又帶些警告性的聲音自那邊傳來。我們一聽是同學阿燕的聲音，便急急橫泅過去。

“怎麼樣了？”辛哥搶着問。

“快着穿上罷！老師知道了！一會就來捉您。”阿燕又是替著急又是替害怕的這麼說。

我們一聽見“老師”二字，也沒分說，就急急的爬上岸來，迸着氣，向衣裳那里跑。這時身上的泥水是顧不得擦了，只是急着穿褲，穿襪，穿褂子。

我們正在手忙腳亂的時候，阿燕却脫了個溜光，撲通的跳到水裏，“得呀！得呀！”的泅了起來。

辛哥怎能吃這個氣，急忙又把衣裳脫下，跑過去，先遠遠的用“水掌”擊了他兩下，接着上去把阿燕的辮子抓住，要想讓他喝兩口灣水。這時阿燕可老實了，點着頭，連聲道“不。”

“你這傢伙！叫我吃了一大驚，鬧玩還能這麼鬧麼？”辛哥連罵帶笑的說。

我呢？也不好再帮忙去同他鬧了，只在旁邊微微的笑着。

沒有甚麼事，放心了，於是三個人商量着騎水牛玩。各人把褲腿捆起，又用牙同兩手把褲腰撐作三角形，迎風旋轉兩遭，撲赤一聲，連人帶褲的闖到水裏。於是兩褲腿氣澎澎的挺起，人便伏在褲檔間，向水深處悠悠的浮去。

月兒已高，銀閃閃的紫光，儘向灣裏吐。水面上的清涼意味，是何等耐人涵玩呵！但是他們倆真能鬧。我不願和他們一塊兒玩了，便獨自泅向柳蔭下，悄悄的看着，默默的想着，雖然說不出，却覺得箇中充滿了詩意。不過蚌詩人是不敢昂首高唱了，只躲在灣邊的草間，微哇微哇的低吟着。

遠遠的書聲起了！這才想起那位板着

面孔，白眼睨人的先生。立時覺得月色也不好了，水也有點兒冷，適才感到的那點詩人意緒，也漸漸被這突如其來的幻象衝破。

“夥計們！還沒玩够？你聽，已經‘開書’了，走罷。”我這樣警告似的同他們說。

辛哥也覺得玩的時候不少了，便和我一同上來，風了風，穿衣裳去。畢竟阿燕入水晚，還不足興，在那里歪着頭，鼓着腮幫子，一湧一湧的打着“澎澎”，正玩得起勁呢。

我們剛剛穿上褲子，忽然看見一個穿月白衣裳的人，搖着芭蕉扇，踏着方步走來。

“那是不是先生？”辛哥閃忽着眼皮，低低的向我說。

“是罷？ 是！”

這時我沒有別的話了，匆匆的把扇子，手巾，褲子，一雙襪捲在一起，悄悄的溜到高梁地裏。回頭一看，先生已經走到灣邊，很神氣的站在那里，似乎也沒說什麼；可是阿燕却着了慌，急急洩到淺處，立起來，儘望着先生，避避溜溜的趨到灣邊去穿衣裳。阿燕才穿上褲褂，便被先生揪着耳朵，不緊不慢的順着大堤去了。

這時我們倆又是偷歡喜，又是害怕。穿好衣裳，仔細擦了擦臉，便繞道由大堤南旁，逕直向書房跑來。

到了書房門口，聽了聽先生還沒到，趕緊邁到自己的坐位上，翻開千家詩，隨着他們高聲朗誦起來，雖然有些幸災樂禍

的同窗們，還打手勢丟眼色的嘲笑我們。

一忽兒，先生依然揪住阿燕的耳朵，不緊不慢的走進來。到了書桌那里，先生鬆了他，只是拖出一條木製的板子。

“你的書背過了麼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你光會逃學麼？”

……”

“真沒出息！我以為你上了廁所，你還是去偷洗澡的，你看人家那一個像你？”

“不光是我，還有 ”

這時我們真慌了！不過素在小同窗裏稱王的辛哥，的確本領不小。他一聽見“不光是我”四字，早就狠狠的斜着頭看了阿燕一眼，拳頭還在自己的懷裏晃了幾晃。阿燕瞧見這個樣子，却很機警的說道：

“還有阿木也是好上灣邊去看鴨子。”

“你就是會瞎說！看鴨子有什麼干係？”

“看鴨子不也是一樣的耽誤工夫麼？”

“唉！你真能淘氣！今天先不打你，明日早晨背不過書的時候再說。去罷！”

阿燕回過頭來，笑着伸舌頭，回到自己的椅子上。

不好了！忽見先生又冷冷的微笑着向我們這裡走。先來到辛哥的桌前，緩緩的問道

“你今天晚上，爲什麼也來的這麼晚呢？”

“家裏煮的南瓜湯，蒸的白窩窩頭，

做飯做的太晚了。”

“你的褲子是怎麼弄濕的？”

“我我我只淨洗了一會兒。”

“這就對了，你還會說實話哩！記着！  
您父親是個很體面的人，總想叫你成名；  
咱縣裏不是也有洋學堂麼？只要好好念書，  
我一定送你去。”

先生在那里審問辛哥時，我不住的暗自思量：等一會，還不知怎樣的發落我呢！也許罰我多背幾頁‘生書’，那也不要緊……但是他的脾氣怪的很，難保這次不對我使利害！倘若挨了打，手心的紅急切退不下去，母親見了，一定還要罵。那如何是好？

正在胡思亂想，忽地先生轉過頭來，似乎要來審問我。不過這回真幸運，他竟對我沒發脾氣，只深深的看了一眼，便忿然去了。

哦 童年！怎這般的耐人尋思？我在夕陽下兀自走着，看着前面自己的影子，不禁茫然的這麼想。適才這一段生活的經過呵，竟回到十幾年前，做了一番小學生！——是在作夢麼？分明先生還活着，辛哥們還很健旺的，灣的遺蹟還有。但是，真正彼時的人物，在這現前的世界上實在找不出，喚不來！所謂彼時的先生，小板子，辛哥，蛙詩人，灣，月亮，我……也不過如長空中閃電似的一串過影罷了。

一九二五，八，五。

## 蜜蜂和花的談話

吳祖光

一天下午，我放學回到家裡，看見一隻蜜蜂和一棵月季花，好像在那裡說話。是的，那月季花搖搖擺擺，蜜蜂也現出很得意的神氣來。

我便問月季花和蜜蜂道：“你們說的是甚麼話呀？”我連問幾聲，可是他們老是不回答我。

## 採扁豆

黃克絢

我家種了許多扁豆，一種是紫的，一種是白的。

有一天我放學回家，看見母親在那裡採扁豆。我就和母親說：“我來幫你採吧。”

母親說：“你採是採，可不要跌交。”

我說：“不跌交就是了。”我纔一上那台階，就跌了一交。

母親說：“你纔說不跌交，怎麼還沒有採，就跌交了！你還是不採吧。”

我說：“我來幫你提着籃子吧。”我提了籃子，母親就採，一會工夫，紫的白的採滿籃了。

## 向日葵的故事 文桂新

向日葵的花，老向着太陽開，到底什麼緣故呢？這裡邊有一段故事。

一家有母女三人，靠着十個手指生活；但是他的女兒很嫻。一天，他母親叫他幫着做事。他說：“我一會就來。”他就站在院子裡看太陽。

他母親叫他幾次，他都不去，却把太陽招怒了，用極強的光線射的他不能睜眼。他的身子慢慢的變小了。他的黃髮就成了向日葵的花。

從前的時候，他還有眼睛，等他的兒孫就沒有了，就成了向日葵。

## 覺悟者

陳定民

“媽媽！當死之神迫近了人們 是無法可救的！”

一個臉色黃白的少年 睡在床上，對面前的老太太說。她聽了這話，陣陣心酸，面上却安慰着說“兒啊！死之神不會常靠近不幸人的。”一邊說着，那眼中所貯的熱淚，已滾到衣襟上來了。

叮噠！叮噠！門鈴響了，她連忙迎了出去，原來是郵差送來了一封信，她接了，交與那睡在床上的少年。他拆開一看，原來是S君寫來的。上寫：

我親愛的宗華兄 自從你離校後，我沒有享受一天快樂的日子，唉！真是痛苦極了。

昨日下午課後，覺得心中煩悶，只得到校園中間遊，不料進得園來 只見楊柳含悲，小草懷愁，一片黯淡氣象，緊緊的籠罩着大地，使我無形中發生了無限的惆悵，只得退出。

到得房裡，胡思亂想的，一夜沒有睡着。唉！滿腔苦，同誰去訴？只有你呵！

你在校時，也常常發你的牢騷，我却勸你不要這樣，你要知道，做人總要望前走的，是抱有目的和希望的。然而我已是無法可救的了，所以只得寫這封信來勸你。

鐘已打十二下了，不能再與你談了，祝你進步，並望努力

你的好朋友S上

他看完了這封信，不禁的悲慘起來，呆

呆的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這時殘燈黯黯，耿耿將熄 幾多愁苦從這無情的燈光中射了出來。

她猛然問道“誰給你的信，莫非又是那些討厭的人們 寫些不相干的話，使你煩惱？”

“媽媽 不是的，他是我惟一的好朋友，他的性情同我一樣，你不要怪他。”說到這裡，嘴裡覺得發乾，她倒了口茶給他吃，並且叫他不要再講話了，定一定神吧！

他却不以爲然 又繼續着說“ 唉！死是

人生最快樂的事，媽媽！死了，是脫離了污

濁，投彼安樂之鄉去了，我是 。”他正說得津津有味，被她打斷了話頭，大聲說道

“你不許說這些話！你要知道，你的那位K女士 多麼可愛，將來的幸福 不知怎樣

呢。 下次少說這些喪氣的話。”

他聽了母親這番勸導，却很以爲然，停了一停，又接着回答道“人們只知求幸福，我却最討厭幸福。媽媽！你要曉得 理想的

幸福，事實上實在是極大的苦痛，所以‘幸福’這樣東西實在害人不淺呵！”她怒極了，

連忙從書桌中翻了半天，找出封很厚的信來 朗朗的念道“我親愛的夫人，自從那天

在公園別後 已好久沒有見面了。宗華君現在好嗎？您老人家應該常常保重身體，不要常常煩惱。我最喜歡與你天天見面，以便常

常服侍你，然而不久就可以服侍你老人家了。 ……”她念到這裡 確被一口濃痰

咽住了，好容易咳了半天，才漸漸的吐出來

了。那淚珠已掛了個滿面。

他却還說他的“人生，宇宙，……萬物，唉！都是空的呵！茫茫大地，何處是人們的歸宿？！——死呵！”她聽到這裡實在不願聽了，便別轉頭去，不理他了。

她隨手又拿起那封S君寫來的信，一邊看着，一邊罵S君的可惡，爲什麼把苦惱講給我兒子聽，所以今天這樣厭世，恨不得將那人立刻拿來，責備他一頓。

後來看到“你要知道，做人總要有目的……”等語，便又悔轉心意，漸漸的把怒氣沉將下去。

想了一會，又從抽屜裏尋出個戒指來，這個戒指便是K女士送與宗華的。她拿在手上，細細的玩弄着。又想起當時他倆多好，現在却這樣冷淡，也許是喜歡他了？

一邊想着，不住的嘆道“少年人真是可憐！……受愛情的指揮……”

‘媽媽！別了！’一聲，打斷了她的話頭，連忙跑去看，原來已氣絕而死了。她哭着喊着一定要找“死之神”去。

這時天色微明，漸漸的透進光來，外邊的小麻雀兒，也唧唧喳喳的叫起來了。

那陽光射進來的時候，忽地帶進來一位女神，她一眼看見這位女神，便以爲她是“死之神”，直扯着伊，問伊要兒子。女神却緩緩的答道‘我不是‘死之神’，不能將你的孩子魂靈找來，只有指導你一條路。’她

聽了這話，喜歡極了，請求女神同他一齊走，她也答應了，於是開始出發了。

她們走了半天，看見一輛汽車裡頭坐着位光頭潤老如飛般駛去，不料前面正有一個穿着破舊不堪衣服的老翁，一步一步的走着，躲閃不及，被撞而死。那位闊老，便從袋子裡，拿了張片子出來，交與巡警，上寫某部總長，那位常對洋車夫惡狠狠的巡警，也乖乖的將屍首抬走了，那輛汽車，又如飛般的駛去了。

她們看了一會又走，只見遠遠有二人相打，她們走近一看，正打得很利害：一個以菜刀投來，那個以大石還去，鬧得紅光四射。女神告訴她這是因爲金錢的關係，以致二人扭打。

於是她們又走，忽然看見一個少年，穿着華麗的西服對天禱告了半天，便投井而死。女神又告訴她，這個少年因爲婚姻不遂，以致尋死。

她看了這些事便不禁的問道“這些都拿人命當兒戲嗎？”女神笑着答道“你明白了嗎？你要知道我是‘芻狗萬物之神’，我是專欺世人的，所以我又名‘造物者’實在也就是‘欺物者’。

“當我給人們幸福的時候，或者造些金錢，銀錢，他們便上了我的當了，並且演出許多把戲來給我看——你剛才所看見的便是。他們天天爭名奪利，爲了什麼？”

你想我的魔力大不大？

“你的孩子，他能覺悟一切他所講的

一番道理，你却一點也不懂，所以我把你帶出來，看看世人的把戲，使你也自己覺悟。現在你既然覺悟了，那麼我們別了。”他說完了這番話，不禁的嘆道“唉！世間！空的呵！”

一九二五，七，十。

## 七月十五夜 閻季馨

“大姐，我也到北海去！”三弟很懇切的，瞪着眼睛向大姐要求。她回答說：“現在已經十點多了，你不怕掉到河裡嗎？你先去問問母親讓你去，我們就帶你去。”

母親正在給小妹妹吃奶，聽見他們在院裡說了，就插說道“今天月亮很明，聽說北海又放燈，又放焰火，義願去，你們就帶他去吧！”

我們是不願要他去，因為人很多，小孩太麻煩，聽母親說讓他去，只得答應了；但是我也不給他好氣。

將出大門，又聽母親說：“義！聽姐姐的話，不許亂跑啊！”“小弟弟只樂的不得了，趕忙回答道“哦，哦！”

一進北門，只見水中碧色的荷葉上，插着火紅的蠟，花上也插着蠟，岸上有各種花燈，水中的倒影，同水上無別。偏偏那知趣的月兒，也早已站在水面上盈盈的笑視遊人呢！光輝真比白天還亮，黃色的土，也變為銀白色了，

這個喊道“呀！我踏了一鞋石灰！”那個喊道“唷！怎的這麼陷哪！”那時北海正在修路，堆了好多石灰，同月光一色了，所以好多人看不清楚，便踏了一腳。我向來

不小心，不用說在那你呀他哨時，我也弄了一鞋白灰！

焰火從水裡的船上放起來了，多是些大花，彩燈，八角子，有一個最惹人注意的，是一聲響後，忽地起了很高的一條大銀龍，在龍身上發出許多小的金球，向四方八面的亂射，真如同一隻活龍在空中張牙舞爪的顯威風似的！

看見賣帶梗的荷葉燈的，我們便各買一枝荷葉，一枝蠟，同別人站在一塊兒比賽，看看誰的高！這個顛起腳來喊道：“大家看我的多高啊！”那個用力把手腳抬高喊道“你們的還不如我的一半高呢。”有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，見旁人的燈都比他的高，她急了哭着叫道“爸爸！你給我弄高點吧！”他的父親想要使他的女兒高興，但是自己也很矮，只得抱她到路旁土山上去，這時她才笑嘻嘻的喊道“我的燈頂天了！我的燈頂天了！”

人都散了，小弟弟不住說冷，我們也只得回家。往回裏走時，看河裏的燈多半已經着完了，但是我們手中舉着的燈，從底下看去，好像一個翠冰盤，盛了一個紅圓的山裡紅似的。

撲喇喇一聲響，不由一抖，原來是蘆葦中的宿鳥，被腳聲驚動，吱吱的飛鳴起來。

## 一個夢 錢秉穹

一人獨坐在床上，悶悶的向窗外呆望：一片悽慘蒼涼的寒氣來侵，覺得汗毛豎起。那時我只得向此時不可少的被筒中

一攬，不覺頃刻之間，就有撒沙老人把他的神沙從大口袋裡拿出來，撒在我的眼中，使我不省人事了。

猛然在我的眼中又換了一個天下。但見那溫暖的陽光，露出微微的笑容，那小風在我的身前，後，上，下，左，右，引我，送我，保護我，並且送來香氣，這種親熱法，我一點也沒有回贈之物，心中實在慚愧的很！

小風把我送到一條道上，就和我分別了。我正戀戀不捨，忽而天氣陰陰沉沉的。我以為要下雨了，想去躲避，那知抬頭一看，原來是個大森林，上面有些聲音，這却是風安慰我呢。一路上的野草不計其數，就如給我舖的綠氈一般。其中有些開出紅黃小花也很有趣。桃紅柳綠，實在說不盡。就是玉皇大帝駕臨只怕也沒有這樣好的景致與他吧？這真是畫家配不出的顏色，文學家寫不來的好景。我正看得興濃的時候景；“乘穹！乘穹！還不醒，吃飯啦！”這種聲音，又如老八，卦爐中煉出的起死回生丹一樣，立刻就使我省人事了。

吃過飯以後，想想夢境，自己向自己道：“天氣是春，夏，秋，冬循環的，雖然有最可怕的冬天，可是冬天過了，還有可愛的春天來呢！人是從小至老，再也不能從老到小了。我們的青年時代的光陰是怎樣的應該愛惜阿！”

## 螢火蟲

李文瑛

是一個清爽的夜景，靜和的涼氣，浸徧了人間；無限的天空裏，一彎眉月，倒掛在天東，她伴着那數不清的星童兒，睜睜着微笑。

翠色的牽牛花葉裏，有三兩個螢火蟲，展着翅兒輕飛。牠們各自都帶了一盞小明燈，垂在細小的尾部。飛向這邊，飛向那邊，雖然一點兒微光，風裡雨裡都一樣明着。

小弟弟一看見螢火蟲，就想想起祖母教他的螢火蟲歌來了。他笑着回過頭來，用手指着那正飛在紫藤下的一個螢火蟲，對我說道：“你會唱螢火蟲歌不會？”“不會”我搖一搖頭說。

“你不會嗎？昨天祖母教給我的，我一聽就會了。我唱給你聽聽吧！只是唱的不好，你可別笑。”他說着，一面表情，一面低低的唱道

“螢火蟲，亮晶晶，  
尾上帶了一盞燈，  
光頭小，閃爍不定。  
夏夜裡，天氣晴

你有時飛近河邊的垂楊細柳；  
你有時飛向星光潔白的天空。

渴了！喝些香甜的清露，  
倦了！睡在我們的茉莉杜鵑花叢。  
來呀！親愛的螢火蟲，親愛的小朋友。

請把你的燈光照亮了這黑暗的宇宙，  
閃閃爍爍到天明。”

## 圖書館通告

茲將本館新到中文書籍擇要公布于下：—

1. 金華叢書
2. 龍溪精舍叢書
3. 適園叢書
4. 清代學術叢書
5. 老莊正義合編
6. 高青邱先生詩集
7. 蜀縣詩記（俞平伯先生捐贈）

本刊合訂本  
第一輯  
現已出版  
每本價洋三角